



羊脂白玉印 — 平安

## 《緬懷——台北印石珍賞會》

王純傑／文·圖片提供

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我再次返回台北，一路上思念著兩位甫過世的忘年石友，詩人黃靈芝與企業家張守積先生。

回憶四十四年前（1973），我們一群在台北愛好印石的朋友成立了一個「印石珍賞會」。會址設在小張心白醫師的中華牙科診所，每月定期聚會切磋玩賞。成員多為學者雅士、各方豪傑，其中有王公簡先生（以下先生略）、王壯為、曾紹杰、宋膺三、許小仙、張直厂、張慕漁、楊雲萍、楊作福、耿

殿棟、張紹載、張建安、吳堪白、江兆申、梁乃予、周錦寬、陸文雲、李來儀、黃嘗銘、雕鈕名家廖德良等。

最初印石珍賞會發起人，則由張守積、王北岳、黃靈芝、張心白，與我王純傑五人具名。其他四位發起人年齡皆長我約十五至二十歲，這「忘年之交」的真實體驗，至今仍讓我感觸至深。我之記文於此，是為紀念這四位石友均已相繼辭世，當初「印石珍賞會」創始人僅剩下了我一人。我應該將我



筆者所攝印石珍賞會成員與美國大使安克志合照，前排右一張直厂、右二廖德良、右三熊式一、右四王公簡、右五黎東方、右六張心白、右七安克志、右八宋膺三，後排右一耿殿棟、右二陸文雲、右三王北岳、右四安拙廬（大使公子）、右六黃靈芝、右七張守積、右九楊雲萍、右十周錦寬夫人、右十四張紹載。

所知道的一些逸事寫下來，一則與大家分享，再則也為自己追憶這一段真摯的情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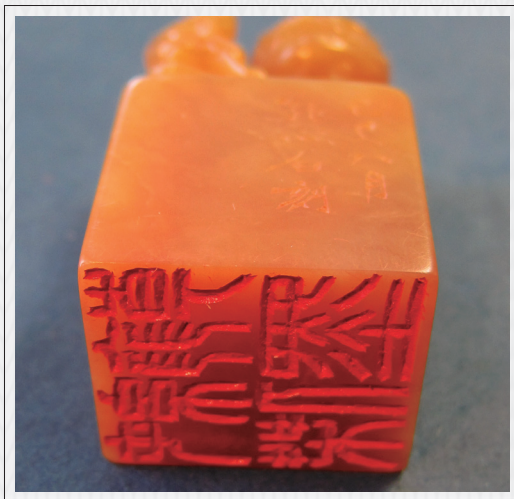
首先說在中華商場遇到的小張心白醫師。當年他已有耳疾，走路時平衡感很差。記得第一次碰面那天，他就要搭在我的肩膀上才得走穩，這一搭就搭成了終生的忘年交。松江路中華牙科診所與我工作的八德路很近，我每天中午就到診所包伙。診所後進住著當年上海紡織業鉅子、收藏家許小仙。老先生晚年守著一筒僅餘的藏物居無定所，小張先生就留他住下了。想是小仙公對我這小輩印象不錯，在他過世前幾天，拿著一枚小領管到我跟前說：「這是我的幸運兒，送給你留著！」感激之餘，我特別請張直厂先生替我鑿了「平安」二字，這方章子四十年來跟著我天南地北從未離身。

小張心白先生是台北第一流的牙醫，他把每個病人的牙齒都當成印章般慎重對待，絕不馬虎。當年中華牙科診所也成了我們的印石醫療中心，每次聚會，賓主盡歡，人人都在此得到許多心得的交流。心白先生也是一位極善良、極慷慨的人，任何活動，出錢出力都是他一馬當先。記得我們認識不久，他就建議我上手刻印，他說單收集印材，自己

不下刀試試，怎能分辨材質的好壞？又讚美我字寫得好，放棄刻印太可惜。一句鼓勵的話讓我從此提起毛筆、刻刀，樂此不疲，受益終生。我欠先生太多，無以為報，唯一能做到的只有效法他盡心盡力地去教育、鼓勵後進而已。

一九八〇年我們全家移民美國，每年的正月初九天公作壽，亦是先生誕辰，那天我總會撥個越洋電話拜壽。第十年首次打電話沒有人接聽，午夜前再撥一通給他，想必是已經等在電話邊上，立刻接通了。當時我聽到他的聲音非常微弱，說是得了重感冒。我心裡感覺不對，打電話問大張守積，才知道小張先生已經是胃癌末期了。離開台北十年後，我第一次返國，見了他最後一面。當時我特意帶了一枚在美國收到的綠色帶皮印石向他請教，他看了從病床上坐了起來說：「快快，把眼鏡拿來！」一手握著印章，口裡嘖嘖有聲，這是什麼石頭？當時我頗為得意，果然帶到一方能勾起先生好奇的印石！

當年一批由泰國青邁進口，用來燒製耐火磚的石頭適合刻印。王公簡先生認為應該仍是經福建壽山轉運來台的，因此取名「泰來石」，一語雙關，意義深長。我很幸運收到



極品泰來黃 — 純傑翰墨

一方難得的黃色泰來石印材，質地絕對能與壽山田黃媲美。我先請德良兄製鈕，小張先生就落下一句：「這塊印石一定要留給我來刻，將來也好因石留名。」我遵照先生的意思請他刻了「純傑翰墨」四個字。直至今天，只要是重要的書作，我通常都會使用它，以表達對先生的感恩。

我之所以稱王北岳先生為「篆刻教育家」，實因在我身邊認識了好多位先生「子」字輩傑出的學生。其中包括當今藝術史領域知名的張子寧兄及兩位住在美國維州的曹氏昆仲子律、子放兄，這二位的篆刻造詣絕不讓當今領軍名家；此外台灣還有榮獲韓國雙年展大獎的子昭黃賞銘兄等人。我去國太久，必有許多遺漏，但就這四位弟子便可看出北岳老師傑出的成績。先生生前是一部篆刻活字典，不但著作等身，收藏更是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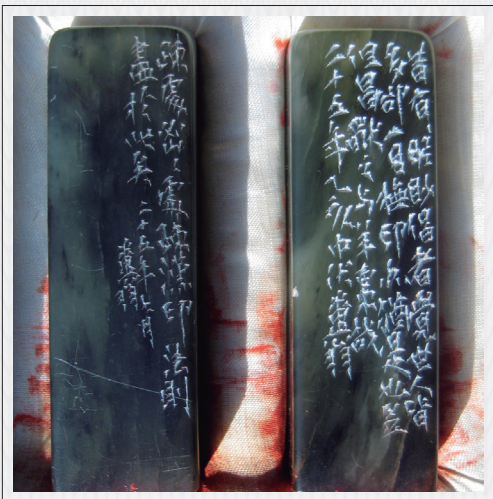
子寧兄在美國首都佛利爾美術館任職時，原有意將北岳先生的收藏集中一處以供人研習觀賞，可惜此事未成，如今陸續在拍賣會上見到先生的收藏分散各處，至為可惜。北岳先生最後出版的《印林見聞錄（一）》，其（二）則於先生捐館後由學生續成。這兩冊

遺作勉勵我應該將一己所知公諸於世，雖僅小眾，亦當不乏印史之意義。

第三位黃靈芝先生，日據時代即已為成名的日本俳句詩人。光復後，台灣詩壇要求先生改以台語寫詩，先生拒絕改變，認為任何文字所表達的詩情詩意應該都是美好的。黃先生擁有幾方綠色的印石，不知出處。來美多年後，我在祝紹周將軍與居正院長後人家裡先後見到同樣的印材，其中一方的邊款上還註明了產地。

為此一直都想連絡先生告知。數年前我在互聯網上看到一則黃先生榮獲日本詩壇大獎的消息，見到他羸弱弓字的身軀出現在領獎台上，發表得獎感言。說起台灣做滿月送人紅蛋的習俗，收到的親友要回送一顆石頭，以祝福新生嬰兒生命像石頭一般硬朗。我聽了心頭一陣暖意，到底是愛石的同道，再老也不會改變。我數度試著連繫先生，想要告訴他，那些綠色的印石是產自陝西略陽縣，民國初年發掘到的！

大張守積兄應該是這兩年去世的。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二〇一四年和老廖德良兄一起去青田街看他，他人不在家。我們等



陝西略陽石

了一會兒，結果在出來的路上，碰到外傭推先生坐著輪椅從大安森林公園回來。看到我們，他叫一聲：「純傑，嘿，嘿，回來囉，肚子變這麼大了！」我聽了既高興又難過，原來一個精力充沛、活力十足的人，竟會變得失智，而卻又還記得我這小友！我用「企業家」來形容大張先生，是因為他做事有魄力且善於經營。最值得一提的是他那鍥而不捨的精神，當年我們會一路從台北到高雄，專門去耐火磚廠檢選印材，也是這種精神力量使然。這些時之所以確定大張先生去世，是在拍賣會圖錄上看到一批由大張守積先生收藏，廖德良兄製鈕的十方拍品，一看就知是泰來石，藍布印盒上都是由小張心白先生題簽的。

睹物思人，往事如煙。那些讓我大開眼界的場面，那些教導我學習探索印石奧秘的恩師老友，還有一幕幕傳統文人對人、對事、對物之微妙互動，那個年代台灣社會愛石收藏族群的盛況與教化，永遠長憶心頭。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九日亞洲之行歸來，將有感記下免其遺忘。純傑記。

### 王純傑

字粹人，一九四七年出生於台灣台北市。其父王景陽先生為當代名書畫家，幼承庭訓六歲習書法，大學期間開始學習金石篆刻。一九七三與台灣當代書法篆刻名家創立「印石珍賞會」，耳濡目染，益上層樓。大學畢業後，遊學日本，一九八〇年移居美國。王粹人曾服務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 (Library of Congress, Asian Division) 協助中國書畫、篆刻之研究，並合編《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古籍藏書鈐記選萃》；一九九八年起在美國史密森國家博物院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所屬佛利爾、賽可樂美術館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任研究專員。二〇〇四年受聘為喬治華盛頓大學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東亞書法客座教授。二〇一〇年榮獲中華民國第十六屆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中華書藝獎。2014年受聘為馬利蘭州藝術委員會 (Maryland State Fine Arts Council) 及史翠摩藝術中心 (Strathmore Arts Center) 年度篆刻及藝術導師。二〇一五年自喬大退休後，繼續於史密森協會及其私人工作室教授書法。